

太平洋战略史

刘国华 著

商务印书馆

廣州大酒家

電話

一四七七二
一四六九五
一四六九六

前園公

新陶芳大酒家

大小筵席 早午夜市
社團 燕會 豐儉咸宜

電話：一七六五五

聚豐園大酒家

蟹包燒餅 姑蘇酒菜

社團 燕會 包辦筵席

電話：一三八三七

之海外聲蜚

大三元酒家

翅大裙翅 創始著名聲譽
吳王翅 鑒君主理

好落會第一
心上到第三
點梯迎誇一
電話：一一三〇六
電話：一一三〇九
電話：一〇二九九
電話：一五五〇九

菜式麗小驗部樓樓
華大經營二三四

中國飛綸製線廠

廣州分發行所

品好質 拉力強

地址西堤大馬路十六號

電話：一二七〇九

電報掛號八九八二

光復南路八號

民信銀業公司

電話：一五九七五

始創珠珀八寶

生昌銀號

經營 存款 放款

匯兌

地址十三行十九號

電話：一〇〇一九 一四八一七 一五七七五

遷善堂

鹽蛇散

治 兒童急慢驚風 老少風痰良藥

名著 三鞭補腎丸

緬甸抗戰光榮史

(一) 從頭檢討得失

自甲午戰役以來，我國軍從未作戰於國門以外，此次遠征入緬，援救盟邦，亦係企圖解救弱小，任憑靈玉光榮，意義亦至深重，且我健兒均是餉糧驅遣，久經戰陣，尤以苦鬥五年，敵之得失，已十分瞭解，制勝之機確穩操在我，敵自甘冒民族切腹，背信棄義，發動太平洋戰以來，雖初期倭有些許之軍事勝利，乃得陷香港，取星洲，以至囊括菲島及荷印諸地，進而侵入澳洲及印度洋，氣盛至為高漲，作為中印唇齒相依之和平緬甸，於星洲告急以後，遂難逃敵人的劫掠，毛淡棉與仰光一失，緬局甚危，此際盟邦之局之急於要求我軍入緬，我以責無旁貸，義應救友，且該處滇緬路，關係我國陸運輸，遂慨然允諾，以精銳部隊兩軍開入，初受協定限制，數量與地區均有指定，致成駐防性質，並未即時直接作戰，迫局勢更緊，除某軍駐守揮部，以防泰敵入疆之外，則另撥一軍，馳援緬南，但運輸力薄弱，軍隊尚未集中完畢，地形開始觀察，工事亦只草草，倉卓間遂有同古之戰，而事後回思，盟邦接受我之援助仍為過遲與過少。

英國新聞紀事報戰地記者威廉蒙載於為文檢討緬役失敗時，已有沉痛之論列，他說：在仰光失守以前之初期戰役中，吾人已鑄下大錯，即未準備接受中國軍隊之援助是也，當時倘許華軍入緬則同盟軍之數目，當足以應付侵略者所施之技倆，吾人之有今日，實即是項大錯之所致，記者個人堅信中國方面之援助，可以挽救仰光，乃至緬甸全境，及戰事發展至於以後階段時，英機毫無踪跡，

以致日本完全握有制空權，卒令日軍向中英印軍隊施行「致命之打擊」時，中英印軍隊在數目上遠不及敵人，但仍以堅忍與犧牲的精神，不斷作戰，其英勇之情形，實非任何其他戰場所可及，此爲「吾人之有今日」之第二理由，緬戰發生之初，情形殊爲惡劣，我方已缺準備，而詭譎之緬人，復以極有價值之根據地資敵，以致敵人據此進擊英機場，致英方無法利用其機場，並進而奪佔英方之新機場，而華軍至此復不得不保衛由南部通至緬北之「邊門」，吾人對日軍之數目既作高低之估計，雖未料及其進展之速，故僅有一部援軍及時開抵仰光，但旋即被日軍包圍，其時待命緬邊之華軍，始得馳赴仰光，以保衛中國生命線之門戶，然爲時已遲，及仰光淪陷，中英軍隊之作戰遂純粹成爲防守性之行動，以保護其綿長之戰線，且因缺乏空軍偵察，故亦無法明瞭敵軍動態，而敵方則趁機集中兵力選擇若干地點作試探之進擊，逐漸逼迫，盟軍節節撤退，除此以外尚有種種失敗原因（一）敵軍之火力較盟軍強三倍，英軍之裝配，與機動性運輸工具在路上時，每爲敵方轟炸之目標，甚或陷於泥中，亦有被阻於從林者；（二）敵軍擁有緬人之

消極與積極

(三) 印軍數目不足，訓練欠佳；(四) 中日印緬軍隊面目難分；(五) 日轟炸機與驅機俯衝轟炸或掃射疲倦之守軍時，絲毫未遇抵抗；(六) 中國軍與美志願孤軍作戰，實力不足與敵空軍抗衡；(七) 防空網見完蜜致英機多架在機場上被炸毀，使敵軍得以放肆利用空襲以破壞平民之日常生活，而危及於盟軍之作戰；(八) 行政機構工作之破壞一致間接有助於日軍，鞏固其統治之地位。

以上所舉那些理由，是從歐洲人的眼光去看的，所言俱有事實根據，這分析大致是不錯的，而且是敢言的，美國方面美聯社與合衆社由印度拍出新開電，及生活什誌（美國最行銷之什誌）所載之專論，於闡述緬戰時，亦同樣一致着重久已盛傳，未爲美國一般人士所知，而確已證實之一點，即原已開抵雲南邊界之華軍，未許進入緬甸中部及南部，待既許開入緬境，則已過晚。據合衆社記者的說明「緬甸北陲曾有華軍數千人，逗留約兩月之久，兩三月間始經許可開入緬境，並接受一部分之戰線，據華方軍官云，渠等如早經許可參加英帝國軍隊在緬作戰，則渠等不俟日軍攻抵西陽河，即可阻過之。」

美聯社記者魯斯亦說：「形成緬甸戰局之因素有二：第一即遲遲接受華軍開入緬境，否則以適當數目之華軍，即可使彼仰光三角洲堅不可破，有如克里米亞一般；第二，即日空軍集中轟炸

並掃射所有降落場，致將同盟國飛機被逐出緬境各基地。第一因素，決定戰局，第二因素，則將所有逆勢變爲完全之撤退，蓋盟軍勢須盲目作戰，而乏空軍偵察之協助也。華軍一軍人數，等於日軍一師團，而其火力僅等於日軍火力之一部分，過去兩月，即憑此火力以支持盟軍之戰線，而另有華軍一軍靜待於揀部，而分佈於一長達四百英里之邊界，故其實力致爲單薄，緬甸國之開員，對華軍將入境一事，亦曾提出抗議，重慶方面提議共同防禦下緬甸及仰光一節，亦遭拒絕，當彼久經戰場之中國正規軍，仍在雲南時，僅少數之緬甸來福槍隊與若干毫無經驗之士著後備兵扼守仰光，以迄瑪得萬灣之綿長戰線。」

生活雜誌所載一文，係白德恩自史蒂威爾中將司令部寫出的，該文描寫日軍掃蕩過緬甸之情況，謂英軍會擬獨立作戰，故令蔣委員長之部隊，由此來援，爲時過晚，日軍之所以發動太平洋戰爭者，厥爲垂涎緬甸與滇緬公路。

新共和雜誌（代表美國進步派的）則痛斥盟國對緬甸未能作充分之援助，並謂緬境之挫敗，較之盟國已往是一切失敗更爲嚴重，最後並指斥英美聽任日本封閉中國後門之戰略，而盟國在太平洋區域毫無有效之配合，如盟國不顧任何代價或想像中對美國本國境地之任何危險，而以充分兵器供給中國，則亡羊補牢，未爲晚也。

英美有識見的記者，都肯這樣痛陳利害，確是辭嚴義正的，這才是真正的輿論，這才是認真
的檢討精神，緬甸一役爲同盟國之一悲劇，此言確而又當，英美當局成負此直接責任，此悲劇之
重演，與過夫星洲、荷印、菲島之役，如出一轍。

緬局之無可爲，我當局早已看破，但我們對成敗利鈍，經已置之度外，這次遠征無非係一種
大仁大勇的義俠行爲，綜計此次不惜重大犧牲，跋涉數千里，全無想息，其重要意義共有七點：
(一)援救緬甸亦即鞏衛我們的後門，亦卽是爲了我們的輸血管的滇緬路，確保我們的供應線，
並確保我們的邊疆；(二)我入緬軍此次出國乃係參加一幕國際的正義戰爭，是聯合光明的力量
以與黑暗野蠻的惡勢力戰鬥，是光明正直，是理直氣壯的，一支正義軍，因爲這一戰關係着整
個世界之戰局，我應付一分力量，力爭好轉；(三)在國內固須撲滅來犯國土之頑敵，加強反攻
，收復一切失地，作着不斷之努力，而在國外參戰，也是一樣具有極大作用，因爲目前全世界之
戰爭只有一個，加強民主勝利之基礎，亦卽加強中國勝利之基礎，這是不可分的，分散是弱，聯
合是強，我們盟邦間應緊緊聯接在一起，絕不讓敵人遂行各個擊破；(四)我們天天說是爲全世
界和平正義而戰，各國人士尙無充分認識，而此次我部隊毅然決然長驅入緬助戰，當最艱苦最危
險之任務，毫無怨言，此種精神表現，此種真正之犧牲，盟邦人士當可認識這鐵一般之具體事實

中國確是天天在爲世界和平正義而戰，並不單純爲自身之救亡圖存，今天能戰勝日寇，不特中華民族可以復興建國，亦即於東半球上除去一大惡魔；（五）此次出征非特救助盟邦，亦即扶持弱小民族，使緬泰越等民族知所自奮，勿再失去民族自信心，甘爲強橫者之奴役，甘爲強橫者之傀儡，中國雖積弱，但愛自由愛世界，雖冒絕大危險，仍能與強暴之侵凌者持續作戰至今，不爲勢屈，不爲利誘，此正爲東方各弱小民族之好榜樣，此次遠征，從事實可以證明只是驅逐倭寇，能達成任務便够，絕無半點地盆及計算其他利益之想頭，因爲我們這民族向來是這樣洒脫大方的，這傳統精神，全世界早有所認識，而東方各友邦當更其確切瞭解；（六）我抗戰五年，歷盡艱辛，尤有餘力出征異邦，這表示我之力量是無限，而且又是反攻之又一形式。上計七項，都爲犖犖一端，動機純正，任務神聖，艱危不懼，險阻不避，處處表示現無畏大國民之風度，事事都在人耳目，絕無半點投機取巧。

入緬軍以三個月（二月五日起算）的短時間已做下驚天動地的工作，那是難能可貴的，雖說是三個月，而實際戰爭不過是一個半月左右，（三月十八同古之戰起算）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檢討工作是至需要的，盟軍（國軍也應在內）此役有許多弱點與疏虞之處，如指揮不統一，不靈活，這一弊病很害命，戰畧與政畧亦然，英國死命盯着歐洲，岌岌自

守，歐洲戰場第一之觀念迄未拔除，英美對遼東的看法，甚至以澳洲還比緬甸重要，在緬甸獨力支撐不來時，才向我求救，可惜爲時已晚，敵已深入堂奧了，我國軍中協同不足，有不顧大局，不戰而迅速撤退的，有素質不佳，無法阻截敵人完成防守任務的，這些都是一些嚴重的教訓，而最大的致命傷，是我無空軍掩護與偵察，純然是盲目作戰，其次是交通運輸亦不見好，火車不多，汽車不多，海運空運全無，所以許多時，坐失良機，集中既困難而又遲緩，援軍的應急，亦常常做不到，敵人數目尤，火器好，而我們只靠勇毅的精神與血肉的身驅，所以吃虧不少，增援與補給是談不到的，處處是被動的，挨打的，中國軍又因不時援救英軍，常越出自已戰區馳援，致運動過多，結果疲於奔命。

失利的最大癥結已伏因於英帝國一成不變的殖民地統治政策，他們是不講求動員民衆的，也不告訴土人戰爭的目的，所以緬甸民衆不是消極退避，便是仇美叛英，飛機大動，政治的失敗是無形的，然而却是最致命的一擊。

所失既多，然而所得亦不少，對總戰失利是以不能作悲觀看法的，我獲益之處，計（一）造成援救友邦之光榮歷史；（二）總戰延長四個月，可以遲滯敵人，不能直攻印度，使該方而得到充分時間之準備；（三）城外一戰，中國實力更大顯於世界，尤以美國體認更深，引起其重視，

與及加速之援助；（四）可造成我國戰後和平談判時之平等發言基礎，爭取更高之國際地位；（五）爭取得以空閒換時間，俾得達到以空運代陸運之目的；（六）此次特殊經驗，足爲他日反攻緬甸之參考；（七）鞏固滇緬路，雖未達到，但阻擊敵人，消耗敵人不少，且得以掩護我僑胞乘時撤退歸國；（八）與盟國比肩作戰，此尚係第一次，可以增進日後之合作。

總之，我遠征軍在緬是並未有失敗的。

（二）餘音不盡

緬戰於臘戍陷落，瓦城放棄時，便宜告臨到尾聲了，可是緬戰不會這樣快便結束的，還有許多餘音不盡。

許多國外人士（尤其是英美輿論界）是寄希望於中國的，尤其是我英勇的將士，得到他們無數次的讚譽，日本人想永久佔據緬甸是不可能的，中國的反攻，時時予他們以威脅，紐約時報評論緬甸戰局，亦特別提及華軍之反攻，說最重要之一點，即緬境有現代巍然之長城屹然存在，而造成此長城者，爲中國久經戰陣將士所具剛強不屈之勇氣是也。彼等深知日本之一切伎倆，彼等曾與日軍鬥力鬥智，均操勝算，對敵軍毫無所畏，彼等之裝備不佳，且無空軍，但死造成多次之

奇蹟。

緬局逆轉以後，倫敦一般人士之印象，認為北緬之戰事爲流動性之戰事（因當時有我野戰軍之存在）雙方部隊在兩軍之前及其後路，均有錯綜頻繁之戰鬥，他們信任華軍實力足可應付戰局之心理，仍屬不移（時八莫與密支那已失），就目前情勢觀之，敵人在緬甸似在進行兩項戰爭，其一以海陸空軍突過阿拉干等區以進攻印度邊界，企圖阻亞力山大之軍隊沿更的宛河向亞薩密邊界後退，以與印度陸軍相會合，但敵人此舉未能得逞，其二，即敵軍與滇省華軍主力及緬境供應線一帶華軍間之混戰。

我們絕不能自餒，以爲這回征軍遠在國外敗北了，其實不是的，他們是光榮地勝利，就是盟邦失敗的話，但遠征軍雖敗猶榮，因爲這敗是回天乞能，那是遠東初期軍事失利，及新加坡陷落才造成這直接的結果，這回幫了英國一個很大的忙，是衆所週知的，英國本身也不會忘記，所以路透社表示，緬甸方面，名方對華軍之擊敗敵軍，挽回劣勢之偉大戰績，備極讚揚，消息靈通人士，深知敵人在後方保留強勁之後備力，構成對敵之經常威脅，但彼等相信中國軍隊具有應付局勢到底之能力，華軍堅守防地，英勇作戰，使敵人無喘息之機會，大有助於亞歷山大之部隊，英軍得因此而減少壓力，亦使印度獲鞏固邊防之時間，各方一致認為全功亦歸之於華軍。

這些都是完全出自本心話。

五月二十四日，印緬大臣亞梅利在倫敦，對全部大英帝國作帝國的廣播，檢討失敗原因，他說：「在目前之緊急期，吾人所需要者乃帝國內部之信義，以資維持，並以渡過一切困難，及艱苦恢復工作，如目前吾人係處於日常之險境，則其原因實由於吾人缺少是項信義，此與上次大戰以後數年之危急期間，吾人最須要是項信義，正復相似，以言香港，新加坡，馬來亞陷落之慘劇之意義，吾人須暫行喪失此等良好之領土，如此等土地竟遭劫掠與奴役，則其原因非由於此等領土之人民，不忠於國，亦非由於吾人之執政能力不足，與對人民缺乏同情，此乃由於吾人之一切計劃，俱以一項假定爲出發點，即假定英國海軍能保證彼等之和平，以故吾人對於此等領土之人民，並未加以訓練，亦未征募彼等參加作戰，緬甸之失守，其理亦同，緬甸官吏均曾盡其職責，且大部分之人民，均效忠英國，惟一遇侵略，則絲毫不得援助。」

五月五日緬局急劇逆轉之時，我外交部次長傅秉常，在招待外國記者席上，特發表一次很爲有鑿鑿硬朗的談話，他說：「上週內我入緬軍，因與敵衆寡懸殊，遭受挫折，情勢誠屬嚴重，但我軍民絕無驚駭之感，（這說得很爲漂亮得體）我軍在戰爭未獲勝利以前，絕不向緬甸撤退，（這是當然的，直至如今也如是）我抵抗及打擊敵軍之努力，亦絕不懈弛，（何等壯勇）緬甸戰場上

盟軍與敵軍在數量上相差甚遠，同盟國戰士英勇抗敵，吾人受賜良多，吾人必不顧任何困難，繼續增援，此外吾人亦自華府獲得保證，無論現有各戰場上之情況若何，美機及軍火將繼續運抵吾國。」

對於分化中英感情，離開盟軍合作，敵人前語言是日有增多的，他們造出並誇大（一）同盟軍指揮權不統一，因此於作戰時彼既不能互相救援；（二）緬甸同盟軍不睦，華軍與英軍無合作意，致多不滿；（三）緬甸民衆對華軍不合作，華軍因感給養困難；（四）華軍倘不能保瓦城與臘戍間後方聯絡線，則在緬全部盟軍有被圍之虞；（五）英軍連戰連敗，已喪失戰意，華軍情慨，已令入緬軍總撤退，以上各均爲敵方惡意反宣傳，我軍事委員會發言人便列舉事實，予以擊敗，關於第一第二兩項，我在緬盟軍，自始即推英軍總司令統一指揮，亞力山大上將爲緬甸同盟國軍隊總司令，史蒂威爾中將，以中國戰區參謀長之資格，指揮在緬中國遠征軍，兩位將軍始終精誠合作，和衷共濟，系統井然，如我軍之在同古集中，係英軍担任掩護守衛，英軍之苦戰係我軍担任增援，此種事實，舉世皆知，敵方所謂指揮不統一，彼此不相救，盟軍不睦等之謠言，不攻自破，至第三項所說，緬甸民衆對我軍人員一節，更屬荒謬，緬甸民衆本與我國爲親善友邦，最近數年來，敵寇雖盡其挑撥離間之能事，但其實際之成效絕少，而且緬甸華僑，遍於全緬，爲

數之衆，冠於南洋及各地，故我軍入緬後，除少數緬奸爲虎作倀外，到處皆受緬民與華僑之歡迎。尤以山地區域之緬民，更熱誠擁護，所以我軍此次在中緬山地作戰，凡糧食什物等等，隨時均可得到民衆接濟，絲毫不感困難，至第四項所說：在緬盟軍後方聯絡線，有截斷被圍之虞，此早在我委員長預防遠慮之中，委員長有鑒於敵人實施突襲我方之慣技，故月前曾躬自入緬，指示機宜，除指導一般作戰方略外，特別指定緬東緬北緬西與緬中各地作戰部隊之新後方聯絡線，所以我軍在緬後方聯絡線與補給地，早已移置其他方面，而不在臘戍，不啻徒撲一空，且使之再蹈一足於泥淖之中而已，而乃敵軍對於委員長對前次緬行，妄事猜測，發出種種無稽謠言，殊爲可笑，第五項所說，本人敢於聲明，緬甸戰事，無論勝敗，我軍必與友軍共同負責，卽作戰上，互有挫失，我軍毫不推卸責任，在緬英軍，以寡禦衆，刻能支持如今日者，已爲難得之事，各友軍皆多感佩，惜其數量較少，未能發揮其威力而已。至我軍入緬以來，備受盟邦軍民之優待，對其友愛合作共患難共甘苦之精神，我將士均甚感奮，惟因空軍劣勢，不能有放掩護，難以盡量發揮我軍力量，致我軍在作戰方式上，不能不改據點爭奪戰而爲機動戰以援助盟軍在緬作戰本旨，最後本人更鄭重聲明，我國在緬各軍，無論戰況如何變化，在緬敵未被我軍擊退以前，我國軍隊必與敵軍在緬境內周旋到底，決不撤退於緬境之外，此不但爲我統帥部固定不變之決心，且爲我入

緬軍有我無敵一致之決心，可明白宣告於世者也。」

緬甸有識之士，不願做亡國奴的，都相率離緬，不爲敵所利用，有入印的，有來華的，我國中緬文化協會，立即表示歡迎，現已在陪都設有緬甸招待所，招待緬甸各界人士，至於緬甸學生，已呈准教育部，指定昂明西南聯合大學，就近辦理，且不久將由大虛法師至某地邀請緬甸僧王達大那比來渝。後來我政府方面還撥款七萬救濟緬難民，以增進中緬感情。

該協會並見響應印度方面於六月間舉行之「緬甸宣傳週」，特定於十二日下午八時半請我中央黨部秘書長吳鐵城，教育部長陳立夫，社會部長谷正綱，交通部長張公權，外交部情報司長邵毓麟，對印緬廣播演講，以示我與同盟國定必反侵略到底，消滅暴敵，收復失土之決心，希望緬甸政府以及各界人士，共同奮起，驅逐日寇，繼續抗戰，達到反侵略之最後目的，並望緬甸各界領袖以及僧侶，學生，凡不願作奴隸的，均可來我國土，我人必將予以接待，亦如接待我淪陷區轉來後方之同胞，儘可能給以協助，救濟及各種生活上之便利，因吾人深信，在緬甸民衆中，其爲緬奸者，爲數殊少，且深知緬甸社會有識之士，都是相信欲求緬甸民族之自由，決不能從日寇手中獲得的。

十三晚八時邵毓麟王其生二氏假國際電台繼續發表演講，邵說：自中英兩國軍隊轉進作戰而

後，緬甸已大部分淪於日本的魔掌中，吾人對目前處於水深火熱中之緬甸人民，予深切之關注，與無限之同情，數十年來，日寇本其一貫侵略作風，蠶食亞洲大陸，首當其衝的，即爲中國，故日本對中國，即以「亞洲爲亞洲人之亞洲」相號召，冀傳得其他亞洲國家之助力，實則此種論調，純屬煙幕，揆其用心，乃在使亞洲爲日本人之亞洲，今日緬甸葡萄於日本桎梏下的，必能認清其癡癡之本來面目，而日本在朝鮮及中國佔領區內，所使用毒辣手段，亦必毫無顧忌，用之於緬甸，達其擄取之目的，緬甸人民未來之劫運，誠爲悲痛，然世界正義必有伸張之一日，壓迫民族亦必有解放之一日，此全視吾人奪鬥之精神如何而定，中國古諺有云：「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即是此理，且同盟國家努力生產，加緊反攻，其將擊潰日本，盡復失地，無待龜著，此乃緬甸人民自求解放之良機，安可失之交臂，中國亦必篤守，國父遺訓，幫助鄰邦，爭取自由，緬甸之志士打擊惡寇，這是時候了，其速投袂奮起，爲祖國之自由而効命。

王其生所言：「我在不久以前，才從緬甸前線歸來，猶憶當時會親見緬甸兄弟對我們的友情，幫助我們共同禦敵，同古的熾寇，仁安羌的解圍，都得到緬甸朋友的聲援，和鼓舞不少，貴國有志之士，均堅決反對日寇的侵佔，誓復失土，爲全緬人民爭取解放自由，我們極爲敬佩，日寇的口蜜腹劍，是有歷史和事實可證的，遠之如日寇之滅朝鮮，其初何嘗不以解救韓國，脫離中國